

古調新創—以夏宇和曾淑美〈上邪〉為例

許若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三年級

minisky1984@yahoo.com.tw

一、前言

上邪 為一首一首漢代的樂府民歌，作者已不可考。「上邪」相當於現在口語的「天啊」，全詩是一段向天祝禱的自誓之詞，起首即直言期望與愛人相知相惜的心意永不衰減終止；為了凸顯這份決心，下面列出五種不可能出現的自然環境現象與絕情並陳，對顯出變心是絕無可能之事。五種自然現象皆是根植於實際的生活經驗，山無陵、水為竭都是違反山水本質的情壯，冬日打雷，夏天下雪則是未曾聞見的氣象，至於天地相合，更是天地易位、世界毀滅；只有當這些現象在現實生活中發生時才有絕情的可能。正因為這樣的情感令人動容，因此歷代傳誦不輟，近人更是多以 上邪 古調新創，呈現出多樣貌的現代詩作。本文在這裡要介紹兩位八十年代的女詩人，夏明和曾淑美的 上邪 ，其各自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就以此詩為例試作賞析。

二、作者介紹

(一)夏宇

(一九五六--)，廣東五華人，本名黃慶綺，筆名童大龍、夏宇...等。國立藝專影劇科畢業，曾任職出版社及電視公司電視公司，也曾為歌曲撰詞人。十九歲開始寫詩，曾獲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散文優等獎，「創世紀」創刊三十週年詩創作獎。第一屆中外文學現代詩獎，現寓居法國，詩作見《藍星》、《草根》、《中國時報》等。出詩集《備忘錄》(自印，一九八四，一九八六再版)，《腹語術》(自印，一九八八)。夏宇的詩富於機智，語言具新鮮感，自然別具一格。

(二)曾淑美

(一九六二--)，台灣南投縣草屯鎮人，輔仁大學哲學系畢業，曾在《人間》雜誌任文字採訪工作。詩作見《草原》、《中外文學》、《春秋小集》、《漢廣》等。出詩集《墜入花叢的女子》(人間雜誌社，一九八七)。

三、積木頑童¹——論夏宇 上邪

¹林耀德：《一九四九以後》(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頁127。

由林耀德給定的稱呼可見夏宇在文字上的特色，其擅長於「瓦解主題」，以及「文不對題」。以結構觀點視之，是為「藏匿主題」；從「解構」²角度來看，則係「剝離主題」。試觀 上邪：

祂乾涸了，他們是兩隻狼狽的槳。

他描述鐘，鐘塔的形狀，繪畫的，有一層華美的幻象的窗。垂首的女子細緻像一篇臨刑的禱文。

類似愛情的，他們是彼此的病症和痛。

他描述鐘，鐘聲暴斃在路上。

遠處是光，類似光的。類似髮的，光肯定為一呎厚的黑暗；他描述鐘，鐘聲肯定鐘，鐘是扶持的長釘。肯定的鏽，以及剝落。

剝落是肌膚。石器時代的粗操，他們將以粗操互相信賴。仍然，祂不作聲，他描述戰爭，佔據的鐘塔，他朝苦修的僧袍放槍。鐘聲暴斃在路上。

祂仍然不作聲。謠言祂乾涸了。他們主動修築新的鐘塔，抄錄導文，戰後，路上鋪滿晴朗的鴿糞。

類似笑的，他們把嘴角滑開，去積蓄淚。

夏宇的詩作受到當代的思想潮流、文學運動的衝擊和影響。其 上邪 剛開始讀頗費解，只因為她不像羅智成或曾淑美係根據原 上邪 主題的象徵系統而衍義，其跳脫了框框，未在愛情與精神上作最直接的鋪敘。

筆者以為，在此詩裡，「祂」就是「上邪」，她用「乾涸了」這種字眼，雖不明確曉得「祂」在此詩的具體形象是什麼，但在接下句「他們是兩隻狼狽的槳」可以看得出，此詩一開始，先是把「祂」和「他們」給物象化了。接著描述鐘塔的外形，偶後又描述鐘塔的聲音，或許這也是一首被物化了的詩，所以是無法將字句一一抽出來闡釋的。是故，筆者認為，可以找到與原詩相銜接的至少還有幾處，如「他描述鐘，鐘聲暴斃在路上」讓人聯想到原詩裡的「冬雷震震」，即是一種轟然巨響的效果，而下句「遠處是光，類似光的」又像是閃電，光與電本來就是相伴隨的自然現象。因此，這首詩，若真要以自我直觀來詮釋其內容，便足以想到好幾種可能，比如說靜觀其 上邪 會發現，它並不是單純的文字檔，反而更近於一種整塊不可分割的圖像檔，如果只擷取了某一兩行文字，那麼就不曉得它出於何處，其意象也就更不能整合，好比一塊黏土，只能夠自己揉捏成各種

² 所謂解構，即將任何本體或本質化的觀念「問題化」(problematicize)，「分裂化」(disrupt)，「反穩定化」(de-stabilize)或「置於抹拭之下」(under erasure)。見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 210。

形狀，卻不能減少單位，而要求要造出一樣大小的體積和內容。緣此，可以說夏宇在此首詩中違反了約定俗成的「上邪觀」，而是採用了全知觀點的形下敘事。

他自己即曾經說過：「七歲的時候開始認識字，世界分裂成兩個，一個是文字的，一個是非文字的。我認為語言是有其規則體制的，每一種敘事辦法都是一個『新的世界的可能』。」（《現代詩》，十二期，二九）夏宇認為文字語言有折射現實世界的功能。

四、春野的縱火者³——論曾淑美 上邪

就本省籍詩人而言，曾淑美的「台灣經驗」幾乎等於零；她的詩作亦未能如夏宇般挖掘現代都市生存空間的女性處境；這與作品中語言的精神分析觀點下所呈露的「自戀慾望」(narcissism)與「情感矛盾」(ambivalence)、以及因此導致的浪漫傾向與避世心裡有密切關係⁴。

林耀德對曾淑美 上邪 強烈的批評是：「過分鋪陳，並不時出現濫情的場面。」（《一九四九以後》，二五七）但我認為，曾淑美的 上邪 帶有一種小女人的情懷，比如詩句中「我微弱的體溫能否向你的衣袖/取暖？」就是一種嬌憨的小女兒撒嬌的口氣。而為愛戀而痛，我認為，在原詩「山無陵江水為竭」的一段詮釋較為深刻：

難道我的誓言
必須援引山水為證嗎？
當痛楚的胸臆終止呼吸
如山脈無有起伏；
流淚向你奔去
不惜江水自眼中涸結！
請不要疑惑，請愛我更多

此段把婉約癡情的女子形象，挑撥得更鮮明。「當痛楚的胸臆終止呼吸/如山脈無有起伏」，一句拈來，彷彿自己的胸臆也這這般的波動。末段「天地合」，她只用一句「我愛你至於心碎」，至「乃敢與君絕」，直陳而坦蕩，很簡單的語調卻深刻的直接帶出纏綿癡情的情感，有席慕蓉的味道。而其與夏宇不同處即在於，她採用了「複調結構」⁵，即是將樂府 上邪 的原句保存了下來，然後直接地

³ 林耀德：《一九四九以後》（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頁 235。

⁴ 同上注，頁 235。

⁵ 指一組是標題上的原句，一組則是據此寫就的新詩，兩種音韻穿梭交響，直到末句「乃敢與君絕」方合而為一。換另一角度，也可視作以新詩對原句所作的註解；亦即每一句詩下面的引伸，都必須跟原句相關而闡發鋪陳。

在原句底下衍生出了現代新詩句，這致使我們或許可以逐句逐字的體會和觀察，而不需如同閱讀夏宇的《上邪》那般，只能夠以整首不可分割的詩的意象來觀察。

曾淑美在《聯合報》辦的當代女詩人座談會(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上曾說到：「基本上我是個浪漫的人。此『浪漫』意指對世界忍不住的愛，想要去改善現實的憧憬和願望」；她又說：「我大部分的詩都是因失戀而寫，低調的心情淪陷成一首首的詩。對我而言，愛情一直是推動我向前走的力量，使我不斷地寫詩。」因此與在她的第一本詩集《墜入花叢的女子》中，大部分是情詩有關⁶。

五、結論

中國人是詩的民族，詩歌發展史淵遠流長，邱燮友先生就說：「構成詩歌的原動力，是詩意和情意。詩歌是情感的花朵，思想的果實，從吟誦詩歌，進入詩中所涵蘊的情感和思想，體會詩人的情感世界。」⁷而在這麼一條長遠的發展史上，「古調新創」也為歷代詩人作家們所嘗試，如同劉彥和云：「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正因如此，現代詩和傳統詩之異同，蓋可作如是觀。詩人蕭蕭在其《現代詩學》中的「現代詩裡的傳統抒情」即曾提出五點現代詩中的「傳統抒情」之理由⁸，略可作為參知。

筆者認為，在本篇所舉兩篇《上邪》為例，曾淑美的作品是較趨近於原作的，女子對所愛的人表述心意的狂熱愛戀，開頭三段先從正面訴說永遠相愛的決心，女子對愛者呼天為誓，後六段則從反面否定了日後變心的可能，表明自己愛情的堅貞牢固，尤其到末句「我愛你至於心碎」收尾，充分展現女子對愛情至死不渝的堅定決心。而夏宇則是以顛覆實驗性的方式作不相干的錯接，將原來不相干的東西，排置在一起，讓他們互相產生關係，是一種現代藝術中擅用的技巧，用一種電影「蒙太奇」(montage)手法，鏡頭意象常常這樣並置不相干的幾個鏡頭，

⁶ 鍾玲：《現代中國謬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 315。

⁷ 邱燮友：《「童山」詩論卷》(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19。

⁸ 1.詩的本質古今相同，語言、形式或可相異，詩情則不易巨幅變動。

2.新詩人仍從研讀舊詩而成長，舊詩的滋養是直接促長心詩的一股力量，未有寫新詩而未讀舊詩的中國人。

3.中國文化影響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的生活表現了中國化，以「意象」出之，一脈相成傳的文化面貌約略可辨，生活習慣大同小異，傳統詩情也因此存留下來。

4.中國字自漢以後變動不多，字形字義，承襲而下，運用之妙，必有可資依循、趨近之處。

5.中國人戀舊之情極深，舊瓶新酒也好，都充分表現出戀舊情懷，所以，政治上，維新、變法，不易成功，文學上，任何舊的文學形式在新的朝代理仍然有人抱守不放。

就像自動的語言，一個接一個滋生的現象。

復次，二位都是八十年代的女詩人，算是當代詩壇上的主角，在年齡上，也都還年輕，故其潛能、經歷甚或技巧，都還有很大的突破空間，以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參考書目：

楊宗翰：《台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2。

蔡瑜：《中國抒情詩的世界》，台北：台灣書店，1999。

劉冀、魯普編著：《翹楚之吟—先秦兩漢詩歌卷》，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蕭蕭：《現代詩學》，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

林耀德：《一九四九以後》，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邱燮友：《「童山」詩論卷》，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鍾玲：《現代中國謬司—台灣女詩人作品析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張孝評：《中國當代詩學論》，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

附錄一：

漢樂府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
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與君絕！

夏宇 上邪

祂乾涸了，他們是兩隻狼狽的槳。

他描述鐘，鐘塔的形狀，繪畫的，有一層華美的幻象的窗。垂首的女子細緻像一篇臨刑的禱文。

類似愛情的，他們是彼此的病症和痛。

他描述鐘，鐘聲暴斃在路上。

遠處是光，類似光的。類似髮的，光肯定為一呎厚的黑暗；他描述鐘，鐘聲肯定鐘，鐘是扶持的長釘。肯定的鏽，以及剝落。

剝落是肌膚。石器時代的粗操，他們將以粗操互相信賴。仍然，祂不作聲，他描述戰爭，佔據的鐘塔，他朝苦修的僧袍放槍。鐘聲暴斃在路上。

祂仍然不作聲。謠言祂乾涸了。他們主動修築新的鐘塔，抄錄導文，戰後，路上鋪滿晴朗的鴿糞。

類似笑的，他們把嘴角滑開，去積蓄淚。

上邪 曾淑美

上邪

跋涉宿命的河流

呼喚你，彷彿

你是我最親愛的前世

我欲與君相知

依稀你是我

流浪未竟的今生

飛行且哀愁的時日，雨水自懷中墜落

我微弱的體溫能否向你的衣袖

取暖？

長命無絕衰

你的衣袖雪好深啊
我蜷伏在晚霞的餘溫裡
生病，惦記來生的美麗：
你走進春日海洋，一瞥之間
認出我純白的羽翼
那就是了。化雪後
陽光重新溫慰花朵
我們將一再重逢

山無陵江水為竭

難道我的誓言
必須援引山水為證嗎？
當痛楚的胸臆終止呼吸
如山脈無有起伏；
流淚向你奔去
不惜江水自眼中涸結！
請不要疑惑，請愛我更多

冬雷震震夏雨雪

我們在冬天穿插雷聲
夏天降一場大雪
一切不合時宜只因不忍
季節逝去如此流暢

天地合

我愛你至於心碎
乃敢與君絕‘